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袁宏

中和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謚曰郡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耻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罵詈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產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寬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一盂寬手未得持放羹衣上婢急收羹寬

言徐徐羨爛汝乎其寬裕如此內外稱爲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冦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巳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夫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巳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爲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邊章韓約冦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

內使鄜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爲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袵之虜得此地爲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爕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爕每公卿缺議輒歸爕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爲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受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內弼亮之勤亦著于外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既沒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弟稍遷越騎校尉光祿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子華德殿初張角等詐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

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勑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衆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中受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

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爲遂鄉侯濟子根爲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爲司空十一月張温董卓擊張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門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樂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

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温爲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温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傳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齎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燮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爲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太司農曹嵩爲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瓚純怨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略

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爲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待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爲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爲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爲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爲別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

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爲賢今朝廷不甚
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何行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
守黃衍說瓌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
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
吾屬師乎瓌按劒叱之曰君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
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
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瓌字南容北
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
不爲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
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
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
曹操爲典軍校尉初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
武略故親任之使爲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
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
勳劉弘爲司空特進董卓爲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
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
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
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潁
川人博學不爲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
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
庭怡怡至于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

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祿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爲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爲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爲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

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
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羇
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
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
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
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
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
色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爲父報讎
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
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爲
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
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
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
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
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
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
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
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
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
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
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愍其

貧重爲封過所傳蟠不受授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
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儁皆起家登宰
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
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
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
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
進以爲然乃言於上太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
親擐甲冑臨軍三匝旣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
太守盖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
是徵爲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
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上問勳
曰天下何以反勳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
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不能對帝又謂勳曰吾以
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勳曰臣聞
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
足以昭果毅秪足以瀆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
臣初無是言也勳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勳謂虞
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擁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
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
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温舉勳爲
京兆尹帝方倚勳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帝從
温議遂拜京兆尹小黃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

碩屬望子於勳欲以爲孝廉勳不肯或謂勳曰皇子
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
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
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
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勳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
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
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王甫嵩曰
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
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爲下是以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
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
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
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
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
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
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獸猶鬬螫蟲有
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

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爲殿嵩自與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爲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爲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遷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太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

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兗兵以稽其行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爲襄賁侯瓚爲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有蝕之丙辰帝崩于嘉德殿時蹇碩在宮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太后

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爲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爲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爲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爲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王海內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爲太傅錄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無股肱之才懼不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爲天下除患於是

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荀攸何顒等上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爲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勑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宮還太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爲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賛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內嘗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宮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爲竇

氏矣於是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爲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宮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爲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陵皇帝于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内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以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黄門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黄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黄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弟也讓叩頭向子婦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顔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爲竇氏意復起邪使侍者聽之寘聞進言出坐省戸下讓謂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戸於卿耳今

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爲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珪讓僞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爲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今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大將軍復讎也進

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匡乃唼血爲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隸校尉袁紹斬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劒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于河辛未帝還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于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

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爲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兩至于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宮司空劉弘卓代爲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

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弘
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宮曰天禍漢室
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
爲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
立陳留王爲皇帝年九歲太后遷于永安宮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爲雖遇伊尹之事猶將
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讚其惡夫仁義者
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
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
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
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
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
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
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
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妓后家絲竹歌
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瞬融以是尤
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
徵爲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弘大體
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
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斂其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
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爲
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豫州牧黃琬爲司

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爲相國爵卓母爲池陽君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爲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爲冀州侍中劉岱爲兗州陳留孔胄爲豫州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初卓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勳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爲之備及卓廢帝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勳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勳使人安喻之因徵勳爲議郎

後漢靈帝紀卷第二十五

後漢紀孝獻皇帝卷第二十六　　袁宏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以紹爲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

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爲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海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爲破虜將軍冀其和彈堅討卓逾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宮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蠓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甎處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爲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毖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毖賣己心怒之及議西遷瓊毖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毖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儁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有司不

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爲卓所陷乃奔荆州光祿勳趙謙爲太僕王允爲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宮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内陳留太守張邈兖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當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秉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監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横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

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鄣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殷實軍華和望冦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霄出觀其政賞罰靖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爲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奥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帝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以爲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爲平原相未到官徵爲光祿勳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既解禍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

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兄子或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祿大夫种弗爲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簴鑄以爲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八孫度自號爲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既爲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訟會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冀州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爲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爲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不爲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鷰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爲鴻鵠但今日復變爲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

尊之稱爲尚父今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
車駕西還爲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
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
爲中軍校尉宗族内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
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
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誘北降者
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
死偃轉杯桉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
卓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
罰殘酷愛憎相害寃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

息孫堅自陽人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
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
敢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
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
舉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爲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
戰有利鈍卿今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
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
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
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爲起
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
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

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更上至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繼典禮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

僭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爲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illegible]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爲體謂友於齊於昭穆違自然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絕之異故父子相承至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

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張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勳爲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爲潁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勳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勳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儁數爲卓陳軍事卓曰我爲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汙我刀鋸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勳強直而內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慙無以報先帝易受賻贈卓心雖憾勳然外示寬厚表賜東園祕器送之如禮勳字元固燉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史素與武都蘇正和有隙及正和爲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恣行貪橫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以訪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鵠曰夫緤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黃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鵠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千斤與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

哉終辭不受凉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勳
諫不聽乃怒勳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勳數有
戰功詔書勞勉焉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檄
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
軍哉常懼乃從勳至與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
皆曰左使君昔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
罪已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
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爲羌所
破勳被三創前陣多死勳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
我於此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
清賢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勳勳曰我欲死不
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爲一勳
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勳勳辭氣不撓羌不敢
害送還郡於是以勳爲漢陽太守民飢相食勳調穀
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勳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
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與倉者二千餘斛賴
勳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
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乘金華皁蓋車秋七月司空
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祿勳淳于嘉爲司空董卓

既入關袁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諶說冀州刺史韓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諶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且已同盟當今爲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

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爲別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桓公非夷吾不能成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

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御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初潁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爲亢父令見天下將亂棄官歸家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爲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袁紹襲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任彧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或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爲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十二月錄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勳也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愚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爲陽下民爲上將有自微賤

而起者也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袁宏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㦸賈詡出兵繫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爲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袁術利虞爲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捷避之爲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呂布親兵十人僞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散不進卓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內有鎧不入傷臂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羌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弑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

同疾君爲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患入所謂邕也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儁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幷術數之言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爲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笑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兖州刺史劉岱爲黃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爲兖州牧繫黃巾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爲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

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爲然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黃祖自江夏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爲祖伏兵所殺堅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奔冀州傕等入城內殺太常种弗太僕

魯猷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爲呂布所殺欲爲卓報布不敢爲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甲子李傕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爲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爲忠封其孫異爲安樂侯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爲郡主簿太守劉偉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

爲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偉教至於四五坐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劒叱之拂輒不敢當辟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爲從事中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守陝雖安涼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險難苟

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國家爲念黃琬
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爲五官中郎將所選舉皆貧
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爲黨遂免官禁
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琬有撥
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爲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
中平末凉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多
以財爲官者或起家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司
徒許相皆竊位懷禄苟進無耻終無匡救之益必有
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
廉耻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爲國生事此
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爲
豫州牧值黃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
征討羣賊威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
陂賊鴻因軍徵發欲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
姦論鴻如法琬既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催
兵之入長安太常种弗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悔
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弗字頴伯司徒暠
之子也弗子邵爲使者嘗迕於卓左遷凉州刺史徵
爲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爲邪臣所妬父以身徇
國爲賊所害夫爲臣子不能除殘去逆何面目復見
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焉初南陽何顒河
內鄭泰好爲奇畫顒逮郭林宗與之遊學及黨事起

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皆結豪傑名
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歲中率常再
三私入洛陽爲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陰交結
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
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
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爲揚州刺
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尚書令朱儁
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
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儁之名傕用賈詡計
使人徵儁軍吏皆不欲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
均力敵内難必作吾乘其獘事可圖也遂就徵爲太
僕秋七月李傕使樊稠至郿葬董卓大風暴雨流水
入墓漂其棺椁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録尚書事
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使太傅馬日磾
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
無度百姓苦之既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
入陳留曹操袁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
殺楊州刺史陳温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爲援因令日
磾即拜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

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爲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封郿陽侯樊稠爲右將軍封萬年侯淮汜稠擅朝政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倚卓卓死傕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屯郿騰屯鄠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錄尚書事冬十月荆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荆州牧初弘農王唐

後漢紀注引

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甍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畧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李濯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嵩以災異策免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錄尚事嵩字義眞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爲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然後至已乃安馬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用乏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宦豎亂朝卓

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將軍禍大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内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袁毋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爲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遣使奉貢以謙爲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崩東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爲平原相邈爲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僕朱儁爲太尉録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爲豫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尚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賓用度不足近

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尾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奥媚竈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僞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爲患不細帝以碩僅所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爲僅所枉者僅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者儒年餘六十

離本土家餉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委農野朕甚愍焉其不在第者爲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徙天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丙午太常趙溫爲司空録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爲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

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蒯北大破之斬丹既而持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繫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矣初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爲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時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選多少勇壯募從二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問經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下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

君又雖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不報吾不可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共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恐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爲約束相殺傷把盜爭訟之法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爲寇袁紹數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當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溫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録尚書事分漢陽郡爲永陽郡是歲袁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邵曰西接荆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遺貢獻焉與曹兗

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詩之鑒焉廣陵徐球爲汝南太守請邵爲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崖岸高峻百谷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行也同郡袁季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之乎謝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曰陶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眞今徐州穀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

選乎於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懷皇后后邯鄲人祖苞治尚書爲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妊身怖畏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夢負日而行遂生帝何后惡之鴆殺靈后帝大怒欲廢何后諸黃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王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還于藉田是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

後漢帝紀注引云是時馬騰以李傕等專亂

幼欲報仇遂爲此戰

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傕等焉遣子範將兵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爲傕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於是傕騰攜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轉遂率衆來欲和傕騰既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安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別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徐州牧陶謙北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

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illegible]
牧郡縣皆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
告荀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繫陶謙宜給其食
衆皆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
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或誅謀叛者數十
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人來至城下彧
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或曰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
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
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
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鄭
氾爲復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爲右將軍
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爲雍州丁丑京師
起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
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以災異策罷戊午太
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
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
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
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
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
小各有差餓死者甚衆帝疑廩賦不實勑侍中劉艾
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滿三盂二盆於是艾出

問書米豆五升得糜二斛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冀有益焉御史不加隱卹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治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廩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鄄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温爲司徒録尚書事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